

宋
四
六
話

予撰宋四六選汎觀衆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
詞議論流利屬對精切愛不能割輒鈔付篋積成巨帙
每以文體詮次凡十二卷意在集狐匪供祭獺還與儷
羣共讀之芸楣彭元瑞

宋四六話總目

卷一

制詔七十七則

卷二

制詔九十三則

卷三

制詔三十七則

卷四

表七十二則

卷五

表九十二則

卷六

表六十二則

卷七

啟七十則

卷八

啟六十六則

卷九

宋四六話總目

二

加摭採所引書百六十九種彙爲十二卷曰宋
四六話片辭隻句蒐括無遺真可謂抗心希古
者矣制詔表啟樂語上梁文六體編次畧依前
選餘皆補前所無分類輯錄以見古人巧思濬
發妙義環生攬各體之菁華存一朝之典故豈
獨殘膏剩馥沾丐後人云爾乎嘉慶癸亥六月
旣望歙人曹振鏞僂笮識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一 制詔

太祖實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曰朕受天景
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讀時
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
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於清廟咨爾
琅玕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奇表
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舊藩常觀內助奉晨昏而罔倦

服浣濯而無辭贊予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簞衣未
舉椒掖難虛旣作大妣之賢宜易小君之號貽謀百世
正位六宮可立爲皇后爾其佐興運恢張內朝樛木
垂陰期於逮下桂華委照法彼無私顧彤管之在旁思
大練之爲美若此則緱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
源接銀潢之清浪后妃之德史冊有光勉修令名往踐
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珥按制詞中首稱咨爾
實與冊文無異至入風詞先書可立爲皇后復申命戒
始用廷告體令所司備冊與今制殊不同此蓋國朝立

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

岳珂愧鄉錄

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
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
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
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卽下詔曰易姓受命王
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
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
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
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門艱險其嘗情好尤篤朕

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
良用慟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

事

宋史周三臣傳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
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
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
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
人許其裁剪

謝伋四六談塵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爲一制其辭曰或病

告未寧或勤勞可勝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
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葉衡得石林燕語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
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誥詞畧曰多直道以事君每
援經而奏事

丁謂談錄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
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
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
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

石林燕語

熙陵卽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案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旣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者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

槐郊錄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

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
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
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
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懼於大譴太
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

無名氏江南餘載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
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尙書爲集賢史館相端
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
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

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辭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受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

啟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

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

一作議

一作擁

化源而滋

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尙爲優渥可依前尙書右
僕射罷知政事厯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
政事者洎創增之也

洪邁容齋四筆

太平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
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
實由於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
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

以凡人論

袁褰楓窗小牘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

錢惟演金坡遺事

真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琪一作湜深蹟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

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
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
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僧文瑩湘山野錄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圖刺史知州以下賀登
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繼嗣丕基眷命厯之有歸
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
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真廟登極時詔
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旣以庫金
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陸游老學庵筆記

真宗景德中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
上一時以爲殊寵三十年間除三人皆前宰相也宋宣
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
宰相而除者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
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
頗稱之宣獻嘗厯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
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
也

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明卽光

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翌日山圻泉湧急流中得
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
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旣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
來省閱之餘嘉尙良切保衡繪形刊石尙在今觀石刻
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
但言古器云

吳曾能改齋漫錄

天聖二年七月宰臣王欽若等拜表請上皇太后尊號
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命宰臣王曾撰冊文曰
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恭以爲天下之母者愛育

之功博居域中之大者覆載之道均乃有飾盛禮以推
崇因強名而不顯以恩則尊親偕極以義則中外一辭
表德垂鴻非可以缺况乎寧保基緒撫覽權綱格萬宇
之治平副輿情之輸戴式隆稱號以播休爍伏惟皇太
后陛下聰明淑哲淵穆懿恭襲御龍之遐源啟曾沙之
瑞命輔佐先聖輯睦藩房申翊宮朝協敷閭教服圖史
之至戒慕黃老之微言及正位承天居尊治內勤儉之
化式於中闡和平之風被於四表王基允固睿問載融
曩者號弓在辰仍凡有命粵以大寶付于菲躬煢煢哀

荒懼罔攸濟實賴慈蔭以授洪圖上奉顧托之明俯慰
遐邇之望詳錄機務咨謀正經憲祖宗之舊章厲官師
之凝績本乎予物之衷濟乃守成之業方今蠻夷款服
封宇靖安百度聿修六氣時若肇禋肆類克展上儀享
是休嘉率由保翼故得公卿庶尹藩嶽守臣武旅戎酋
緇黃耄艾咸謂周有思齊之什播於聲歌漢有長樂之
謠垂於竹帛斟酌前訓擬議盛猷允非鴻名莫揚茂烈
綿代曠典自我而著且推美而弗有約已以至謙連袂
叩閭露章五請臣等以因人之欲拜跪於內甫迥冲慮

宋四六話卷一

八
海山仙館叢書

乃徇公言夫含章履順之謂應元詔訓逮下之謂崇德
體仁所以膺壽域之福宣慈所以隆聖善之懿不勝大
願謹與百寮士庶奉玉冊琮寶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
壽慈聖皇太后伏惟懋協歡心誕膺洪冊承七廟之流
祥受九旻之敷錫擁佑家邦祉祚無極臣某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謹言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天聖中毛應佺守寶州賜衣勅書云汝外分憂寄善布
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
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傾也

曾敏行獨

醒雜志

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李迪楊億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詔命使楊億爲之會萊公因醉漏言晉公利用謀白太后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天下寃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敘本末仁宗感歎再三贈億禮部尚書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闇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

魏泰東軒筆錄

寇準再入相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敘九功用熙
百度將協羣倫之望允求經濟之才簡自予衷乃攷綸
命具官某清識淵深懿文雅正自顯躋於廊廟久冠映
於簪紳中外亟更謀謨曰廣介圭入覲鳴玉在朝朕方
圖任舊人以凝庶績荐升台席仍進冢卿置於股肱繫
乃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接道以言
爲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勗哉以
弼台德

徐自明宰相編年錄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

草某人爲遂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
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
叔草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
詔曰迺規層宇遂在西清恍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
合其名若符契焉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四六
談塵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
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

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

東坡志林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出丁謂傳

按實錄載謫詞首云無將

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李心傳舊聞證誤

王曾罷相制曰朕紹膺丕緒臨撫羣元內容輔弼之良外倚蕃宣之重君臣之遇出處攸同具官某學洞聖機

識窮物表早冠倫於多士游宣力於先朝逮予繼承尤
所倚屬爰定謀於枚卜遂擢實於冢司眷言靈宮總在
宰職追惟文考之奉具有列聖之祠妖焰挺災一夕而
旣俾紆勞於鼎路且賦政於師垣矧惟累牘之陳時乃
素懷之遂於戲事君盡禮維舊德之靡違觀過知仁亦
至公之難廢勉膺明命往往惟欽哉

宰輔編年錄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案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
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
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

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褒詔也

周必大益公題跋

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旣臨溽暑方甚矐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

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
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
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
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
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
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
朕意蓋又加詳矣

樓鑰攻媿集

王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土範於斗宮前箸之籌
參寄於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

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
還舊物具官某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奇正之謀居
然間傑之氣春秋說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書忠載世
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薦歷干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
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遠方沉機隱於
敵國咨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忠力孚乃誠
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宣之治
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論是
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邑

屬右樞之闕職咨羣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弼子治蓋
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寰內諸侯入則處公卿之
任抑惟曩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峻雲臺
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密發
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謹乃位
益思其忠

宰輔編年錄

歐陽文忠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
爲河北都運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
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

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
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育於家
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
事發鞫於開封巡院張懼罪且圖自免其語皆引公未
嫁時事詞多醜判官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
宰相聞之怒再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用張
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
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
右無三日不說歐陽脩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

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大懼竟不易揆所勘
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卽
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
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
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
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旣不明辨無取驗以其久參
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
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安世責詞云汝受制
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潛落偏說陰

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

役一作私密省跡其阿比之意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

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墓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

撥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

合也王銍點記

歐陽修以論政不合國事去位年未及卽告老天下高
之時楊綰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
六十三呂誨年五十八歐陽修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
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

可不思其故耶修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
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修
自以爲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爲得也由是益辭宣徵之
命語頗侵安石其畧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
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
其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修表中戒小人之
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有在矣

錄

李丙
丁未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

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
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
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海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
自負此文敏瞻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
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
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
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
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
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王銍四六話

鄧左轄溫伯三八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
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
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系四海之
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煥享灑天人於
萬宇天下誦之

四六話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
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
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王應麟困學紀聞

熙寧間鄧潤甫

一作孫洙

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

誠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四六談塵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尙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無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旣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

石林燕語

朱文公曰范淳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且地居四輔之
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
冲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
及王應麟辭學指南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
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
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白全引退之節蓋做其
意

困學紀聞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鑿之譁自得剛牙之重

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鑿千厯切注云戒守鼓也周密浩然

齋雅

談

王荆公草制極醜詆范蜀公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

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程正敏刻

溪翁

語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

動朝廷遣郭逵趙鼎計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勅榜有云

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

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

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

四六話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近用尙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府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并州

筆錄

東軒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詞中道殺勿令

更辭也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
長樂之顏

四六話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
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
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
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
粉爹益可怪

浩然齋雅談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
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闕上

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觀金石而爲開下句讒波稽天則
於斧斨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
佳話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金語
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功耳

四六語

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
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
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
容羣枉觀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
相例遭斥逐

王明清揮麈餘話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王楙野客叢書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曰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

揮麈餘話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鬼幽泉
氏容話

元祐間獲鬼章作告永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許顗彥周詩話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孫宗鑑東臯雜錄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

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耳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葉夢得避暑錄話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

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獨醒雜志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畧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

緩未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
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話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
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
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
當幾合於前規

石林燕語

先公在元祐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
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

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
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
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
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
非希旨下石者

朱或萍洲可談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嘗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
眞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嘗王
山爲鳳臺山蘇子瞻山陵曲赦云做鳳臺之仙宇粲龜
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

石林燕語

外祖曾公青知信州日曾辨宣仁聖烈誣謗首尾甚詳
言先臣極論哲宗洞照謬妄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
於珪責詞猶用先臣之言內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
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宗再三稱善

王明清揮

塵三錄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
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藁
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以爲得實

能改齋漫

錄

宋四六話卷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勅云人材淆
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
不悅

復齋漫錄

林文節作啟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
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
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
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
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
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

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所卓卓蘇見之曰林大亦能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

野客叢書

錢適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政會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

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官祠而終

萍洲可談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拳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闢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四六談麈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箴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算于萬年八索用九

可謂切事微廟以銀枕盛蘇合香賜之

楓窗小牘

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制誥詔書依例宰執進呈周益

公所謂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

凡命宰相三公三少

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后妃東宮親王公主辭學指南不以命題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

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

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

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泰陵則陛下

今日安敢輕改

四六談塵

童貫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安疆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
之寄經綸者文武之用式隆馭遠之圖乃眷勲臣久宣
廟畧爰正機樞之任仍蕃命數之加肆緝朝紳夏李詔
綽具官某端莊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鍾海嶽之英材
擅邦家之傑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洞豪
釐於千里匪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
功首崇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
弗迂克奔坐襲氏羌之域殊俗聞風而面內強鄰慕義
而納交比參穆於台躔兼奮庸於籌幄增峻撫邊之舊

載遄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號令嘽嘽王旅惟所馳
驅摧堅城于障塞之衝俘醜類于軒墀之下實庸實壑
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攸司之軍
務嘉底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旄極三公之位敘進專
密席併衍真租子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之勸於戲申
伯言邁旣四國之子蕃吉甫來歸宜萬邦之爲憲其益
資于協濟庶克迪於丕平諒肩乃心奚俟多訓

宰輔編
年錄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
與而莫敢撓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

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詣
沮之蔡元長頗媿於衆論丁酉鎖院乃自檢校司空差
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
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托王
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
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
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
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詞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
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於立萬

之極賞眠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尙書周官

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

眠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

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

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於

陵納告楊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

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

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

蘊自志其事

岳珂程史

宋四六話卷一

美

海山仙館叢書

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曰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爲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都望雲寬之蘇克奔而弗逐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鼙貅百萬之威勢如破竹收山河九郡之險易若振枯朽來塗炭之場咸襲衣冠之盛氣振雁門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圖快祖宗未宣之憤實資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上令薦自代者乃舉王安中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王安中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
書曰高文大冊亶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
身劇繁允濟之任

功老春秋

崇深拜太宰制曰：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
北斗者人君之象輔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俯
眷經邦之重攷登元宰亮翼衆功誕揚綸綽之言半告
紳紱之聽具官某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清通孝足以探
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經世之
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偏儀三省殆闕十年頃進

兼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不應後志御事厥業有
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務協太平守成
之規暮年于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陽寒暑得其序下
之則紀綱法度適乎中德音不瑕已驗周公之美袞職
有關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巖瞻授以魁柄兼峻東
臺之秩仍陪多戶之封受任旣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
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盍自擬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
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曹爲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
之房杜居前姚宋亦竝稱於後顧曾何比予於是矧時

則勿有間之勉恢大猷追紹隆古

宰輔編年錄

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于
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
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
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道制云
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飛子飛早
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云洵鯨波之再
涉偶遂生還悅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
麗作書狀官也

四六談塵

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四六談麈

飛閣行蔡京貴官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入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庭太師致仕上封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四百戶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榮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衆務出入八年事履歷於後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

因邪合成死黨以致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托祝聖而
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待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
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
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
匪容顧欲用恩難以屈法其褫師臣之秩俾參官保之
官姑慰羣情尙爲寬典於戲上天垂象明罰所以弭災
入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
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勲封食邑實封如故在外
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朱勝非秀
水間居錄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祚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承念續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

四六談塵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愚議之忠賢耕

一作
芟

鋤畧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

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陸游老學

庵筆記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牘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蚤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

四六談麈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考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

能改齋漫錄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疊萬幾難以

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羅大經鶴林玉露